

# 脂硯齋之《紅樓夢》評點重探

江江明

關鍵字：小說敘述、深層結構、表層敘述、女性形象思維、雙性同體、虛構性

## 壹、前言

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最早由胡適所藏，並由民國四十九年將他所保存的本子交付上海中央印製廠影印。甲戌本保留了《紅樓夢》第一回到第二十八回的內容，並在內文之外，增添了脂硯齋對紅樓夢的人物批評，以及對作者觀點的詮釋。胡適並認為甲戌本所保留的二十八回是曹雪芹最早寫定的文字底本，在版本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這裡我們暫時將版本的問題擱置一旁，而將重心放在討論脂硯齋評點所呈現出的小說觀念及對小說人物的看法。脂硯齋的評點基本上不是一個人完成的，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讀者共同進行評點。他們與曹雪芹有著特殊的交情，這一點前人多有論及。脂硯齋評點的研究較其他紅樓夢評點受到世人重視，專文討論的文章不少，多半以葉朗《中國小說美學》中第六章〈脂硯齋的小說美學：評點《紅樓夢》〉<sup>1</sup>之理論架構為主要依據。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對於脂評之小說美學架構雖提供了不少自身的見解，但在部分探討上仍顯得過於簡略。

脂硯齋對《紅樓夢》評點的文字廣泛出現在甲戌本和己卯本這兩個《紅樓夢》版本中，甲戌本的年代最早，亦保留了以硃墨評點的文字，而其中的第八回和第六回的脂評文字，更是他本所沒有的。以下本文將嘗試以《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

---

<sup>1</sup>《中國小說美學》，頁251，葉朗著，里仁書局出版，台北，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頭記》為對象，重新探討脂評對《紅樓夢》主要人物性格之分析及其小說藝術視域，進而呈現出甲戌本脂評對《紅樓夢》小說之美學觀察。

## 貳、明清小說評點之傳統

脂硯齋的《紅樓夢》評點，除了是一群志同者合力的心血結晶，同時也在前人小說評點的基礎上開展出來，脂硯齋的《紅樓夢》評點在行文的過程中，經常引用到金聖嘆評點《水滸傳》所歸納的小說技法，由此可見；脂硯齋的《紅樓夢》評點並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繼承了明清以來小說評點的部分傳統。

中國古典小說受到重視，大約要在明代以後。成熟的長篇小說創作，幾乎都在明代以後才真正開展。而首開長篇小說評點先河的，是李贄於明代萬曆中為《忠義水滸傳》所做的序言。李贄以「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sup>2</sup>來說明小說從自內在生命所發出的批評力量。這一股力量也許是針對自己人生不平的遭遇，也可能是對社會的反抗意識。沒有這種批評力量的作品，就好像是「無病呻吟」一樣，是沒有情感力量的。李贄這樣「發憤之所作」的觀念，基本上受到所謂史傳觀念批評的影響。先不論其對小說藝術鑑賞是否全面客觀，但至少，李贄注意到了小說必須具備其情感力量的逼真性。作為一部好小說，如果無法呈現出逼近真實的強大感情，這部小說基本上就是一部無病呻吟的作品。李贄「發憤所作」的觀念影響到部分後世小說評點的觀念。對於《水滸傳》的評點則多呈現在容與堂本和袁無涯本。這兩個版本都提名為李贄評點，但其中部分觀點卻不一致，像是容本對於宋江這個人物大肆批評，但袁本卻全面的肯定這個人物。這裡我們不細論，只做概念式的區分。李贄對於小說的重視，下開焦竑、湯顯祖以及袁宏道等人對民間文學的重視。到了明末的金聖嘆，小說評點更加的細緻與詳盡。他一方面借用了前人批評的觀念（引用容與堂及袁無涯本的批語），一方面由自身的思考基礎出發，以「讀莊子、史記手眼」去讀小說。金聖嘆評點水滸傳最特出的成就在

<sup>2</sup>轉引自《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頁147，王先霈、周偉民合著，花城出版社，廣州，西元1988年10月。

於他對小說人物的性格分析，他說：「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更詳盡的小說評點出現在第十一回的眉批：他說：「水滸傳只是寫人粗魯處，便有許多寫法，如魯達粗魯是性急，史進粗魯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魯是蠻，武松粗魯是豪傑不受羈勒，阮小七粗魯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魯是氣質不好。」<sup>3</sup>金聖嘆細緻的區分了小說人物性格的不同，由此突顯出人物的複雜性。可說是當時小說評點一重要的成就。明中葉至清初的小說評點，到金聖嘆可說是取得一個特出的成就。但最爲一個小說批評者，金聖嘆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主要在於他對小說文本的刪改。刪改的問題很多可供討論的，在此非爲本文重心，故略而不談。

至於清初的小說評點，則在晚明既有的基礎上進行開展，其中比較特殊的，當屬毛宗崗評點的《三國演義》。毛宗崗以「正統」和「僭國」這樣的角度對小說中的情節發展與時代人物進行評價，這基本上強烈的突出了毛宗崗個人的政治觀和道德批評。另外，對於長篇歷史小說的結構鋪陳，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見解。他以杜甫的兩句詩來說明長篇小說的藝術結構應該是「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需改變成蒼狗」，充滿了千變萬化的姿態。而藝術結構的終極還是要建立在小說深刻的思想性來談，因此。他標舉出《三國演義》中所探討的思想內容，其實就是「當知有正統、潤運、僭國之別」<sup>4</sup>，以及「嚴誅亂臣賊子，彰明春秋大義」<sup>5</sup>。毛宗崗的小說評點首先確立了小說「結構」這個名詞的內涵，這一點似乎較金聖嘆更爲進步。但是，以政治立場或道德批評來說明《三國演義》的思想內涵，似乎有些不足。除了毛宗崗以外，清初重要的小說評點，還有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承繼了金聖嘆等人的小說評點觀念，在文中經常使用到「草蛇灰線」等術語，這是金聖嘆在評點《水滸傳》情節技巧時所使用的術語。同樣的用語亦曾出現在脂硯齋的《紅樓夢》評點中，可見整個明清評

<sup>3</sup> 同前註，頁270。

<sup>4</sup> 同前註，頁366。

<sup>5</sup> 同前註，頁366。

點傳統，可以說是由李贄和金聖嘆為基點開展出來的。其他如馮遠村、但明倫等人對《聊齋誌異》的評點，蔡元放的《東周列國志》的評點，這裡就先暫時不論，而將重心放在甲戌本脂硯齋對《紅樓夢》小說的評點，並試圖重探其批語所呈現之小說美學視域。

### 參、《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之藝術視域及女性角色批評重探

《紅樓夢》是清代相當重要的長篇小說，相關的續書、仿作和評論的數量相當龐雜。脂硯齋的紅樓夢評點無疑是研究紅樓夢相當重要的資料，這不只是就脂硯齋與曹雪芹的關係密切而言，同時還牽涉到曹雪芹在創作過程中受到脂硯齋的影響以及接納脂批的意見。脂硯齋的批語並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出自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進行批閱，他們熟悉曹雪芹的身世與生活，並在曹雪芹創作時給予修正的意見。紅樓夢的版本繁多，基本上可區分為兩個系統：

- 1、 **脂評系統**：脂評系統是曹雪芹生前傳抄的本子，故保留了較多原著的精神。
- 2、 **程高系統（程偉元、高鶚）**：多了後四十回，前八十回中文字亦有許多更動。

脂評系統中，年代最早的是《甲戌本脂硯齋重評記》。這個版本中共有收錄《紅樓夢》的第一回到第二十八回。中間缺第九、十、十一、十二回。脂硯齋評點的紅樓夢，大部分收錄在已卯本和甲戌本這兩個本子中。其中甲戌脂本的紅樓夢批語，是用硃砂墨寫成的，已卯本則用一般黑墨書寫。已卯本收錄的紅樓夢回目為一到七十八回，中間亦有缺目。甲戌本經由胡適的考定，確立其為最早的紅樓夢手抄本，而脂批在甲戌本中所呈現的面貌，也與已卯本不盡相同。前人探討甲戌本相關的文章，主要有王關仕之〈甲戌本脂硯齋評語研究〉<sup>6</sup>，王氏將甲戌本脂評所提到之小說藝術技巧分類標目，只做了單純區分，並無對甲戌本脂批的小說藝術視域及小說人物批評作深入的分析。以下，本文將試以《甲戌本重評石

<sup>6</sup> 《紅樓夢研究》，頁117，王關仕著，東大圖書公司，台北，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

頭記》為對象，重新探討其中脂硯齋批語所呈現之小說藝術視域及其小說人物批評之觀察。

## 一、小說評點的爭議

在開始探討甲戌本脂硯齋的小說評點藝術之前，本文必須先釐清關於小說評點的爭議。小說評點長期以來不受重視，這與小說評點的呈現形式有莫大的關係。小說評點以批文的方式夾雜在小說文本中，本身較無完整性。如果要以嚴格的文學批評理論標準來看待小說評點，那麼傳統小說評點的方式，確實是缺乏系統的。但是，如果我們以傳統小說評點家的立場來談，小說評點的最初的創意，本來就不是為了成為一系統性的理論而出發的。因此，我們似乎也不必刻意以「建立理論系統」的方式來要求小說評點達到這樣的標竿。完美的文學批評理論，本來就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種文學批評的方法運用，目的在於以不同的視域發掘文學的各種面貌。小說評點的方式雖然無法稱為一種完美或具完整架構的文學批評理論，但是它所呈現對小說藝術的視域觀察，可以提供某種程度上對小說美的意義之攫取，這也是無庸置疑的。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批評小說評點是「八股選家的流毒」，雖然強烈的彰顯對於小說評點的敵視態度，但是仍無法全盤否定小說評點的價值。關於這類辯駁爭議小說評點價值的文字，前人已有許多論述。這裡也不需要再重複。但是有一個觀念是必須要澄清的，小說評點作為一種側面觀察，必然呈現了評點家個人的藝術視域及其所處時代的小說藝術標準，透過對小說評點的考察，我們可以更容易觀察小說藝術在不同時代所呈現的意義及價值，並且，進一步釐清許多小說文本的問題。不同時代的小說評點，呈現出所處時代人們對於小說藝術所抱持的態度，在文學史發展與變動過程中，確實具備其考察另一藝術視域的可能性。

脂硯齋的紅樓夢評點，是明清傳統評點中，繼李贄和金聖嘆以後相當重要的小說評點。早期的研究，僅限於研究其版本價值。對於脂硯齋評點的美學態度則

一蓋不論，到了葉朗《中國小說美學》，雖專章討論，但仍有不足處。本文以下將就甲戌本脂硯齋評點之批文，重新考察其小說評點之批評觀點及所呈現的藝術視域。

## 二、甲戌本脂硯齋評點之觀念之重探

關於脂硯齋評點的研究，其實為數並不少，主要有三種方向，一是版本的考察，這一方面以版本考證的方式取得其研究成果。其次是針對脂硯齋評語中所呈現的小說寫作技巧進行分析。如王關仕〈甲戌本脂硯齋評語研究〉。最後則是以小說美學的視域出發，企圖建立脂硯齋之小說批評的美學架構，而此一方向多依葉朗《中國小說美學》之架構發展。《中國小說美學》提出幾個重要的脂評觀念，一是《紅樓夢》的小說悲劇意識；即「作者是欲天下人共來哭此情字」<sup>7</sup>，以「情」字為核心的悲劇性。另一個概念則是典型人物的意義。循此途徑之下的脂評研究，幾乎都不曾出脫此一範圍。然而脂評作為一種小說批評的觀察，除了上述的討論外，是否還具有其他的可能性？面對《紅樓夢》中所建立的龐雜藝術性，脂評除了葉朗等人所探討的小說寫實性之外，是否還具備其他審美視域？倘若我們以其他不同領域的文本審視角度來看待《紅樓夢》脂硯齋評點，是否可能發現脂評作為小說批評的創新意義？以上這些問題，本文將試以《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重新探討脂評在《紅樓夢》前二十八回中，脂硯齋所呈現之小說批評的觀念。

### 1、脂評對於《紅樓夢》之「真」與「假」的本質體會

小說藝術是虛構的真實，在敘述的過程中，反映出對作家對於所處時代的看法與世界觀。小說敘述所彰顯出的文學性，一則反應在作家使用的語言上，一則表現在被敘述的事件層次上。倘若語言本身的能指性夠強，那麼其抒情化的文學

<sup>7</sup>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頁126，胡適紀念館出版，台北，中華民國五十年初版

性也就更加劇烈的被表現出來。《紅樓夢》在這方面的取得的成就可說是特出的，無論是在小說敘述本身的語言使用，或是小說敘述的整體層次，《紅樓夢》都足以堪稱是一場完美的抒情演出。

《紅樓夢》所呈現的藝術性，極其的複雜。甲戌本脂硯齋在探討《紅樓夢》的過程中，除了論及小說人物的典型性及悲劇性之外，尚提出了一個「真」與「假」相對的本質體會。看似富麗闊綽的賈府，實際上內部充滿了複雜的人事矛盾與衰敗跡象。雕樑畫棟的繁華是「假」，內部的傾軋與矛盾才是「真」。甲戌本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的回目中，曹雪芹寫到賈雨村這個人物，脂批說到：

雨村者，村言粗語也，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話也。<sup>8</sup>

《紅樓夢》描寫的賈雨村，由原本的窮酸書生，藉著違心的官司判決及擅於心計，步步高升；他所表現出對於功名的熱衷及貪婪，正是賈府眾人的心態縮影。賈雨村本名「姓賈名化」<sup>9</sup>，脂評夾批：「假話也」。賈雨村所代表正是《紅樓夢》中所呈現出本質虛幻的「假」世界，在這個信「假」為真的世界中，處處充滿了像賈雨村這樣假言假語的人物。而相對於這樣的虛假，甄士隱的命運遭遇無疑是曹雪芹悲嘆荒涼人世的一種實寫。這樣的實寫對應出虛幻的功名富貴世界之外，另一種生命本質的荒蕪與悲劇性。名利的無常與世間聚散，才是人生的「真實」。甄士隱之女英蓮在元宵節被拐子擄走，隨後甄家又遭祝融，士隱在跛足道人一首〈好了歌〉的棒喝之下，飄然遠去。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楊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寫賈雨村中第，前往探視甄家娘子，脂批評到：

士隱家一段小榮枯，至此結住，所謂真不去假焉來也。<sup>10</sup>

甄士隱與賈雨村，在《紅樓夢》全文的開場中，揭示了曹雪芹在小說中寄託對人生「真」與「假」的體會。脂評細緻的察覺了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所

<sup>8</sup> 同前註，頁13。

<sup>9</sup> 同前註，頁13。

<sup>10</sup> 同前註，頁23。

強調的「虛假」與「真實」之對比性。從敘述的整體層次來看，甄士隱與賈雨村的對比是《紅樓夢》整體的隱喻，是賈府榮枯的一個縮影。由此牽引出整部《紅樓夢》「假作真時真亦假」虛實對照的深層結構<sup>11</sup>。

除了上述之批語外，同樣在第二回，冷子興與賈雨村二人談論對賈寶玉此一人物之看法時，曹雪芹設計了另一個「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sup>12</sup>中「甄寶玉」這樣的角色。脂批眉批評到：

**又一個真正之家，持（特）與賈家遙對，故寫假則知真。<sup>13</sup>**

脂評觀察到《紅樓夢》中所呈現「真」與「假」的矛盾對立衝突，並企圖說明小說作者隱含於人物情節設計之下的深層結構意義。「寫假則知真」正是突顯出《紅樓夢》作為虛構性小說的意義，是以「假」言「真」，以賈府之「假」富貴，映照出人世繁華夢盡的「真」蒼涼，以小說文字的虛構反應現實人世之真。類似這樣的批語，在甲戌脂評本處處可見。如第二十五回〈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寶玉與鳳姐為趙姨娘與馬道婆所害，命在旦夕；一僧一道忽然而至，《紅樓夢》寫二人「只聞隱隱的木魚聲響」<sup>14</sup>的出場情景，脂硯齋評道：

**不費絲毫勉強，輕輕收住數百言文字，石頭記得力處，全在此處，以幻作真，以真為幻，看書人亦要如是看為本。<sup>15</sup>**

脂評察覺到《紅樓夢》中「真」與「假」相互交錯及對照的藝術思維，在閱讀的過程中，脂評提醒身為讀者的我們不能忽略這一點。而《紅樓夢》最綺麗與精彩的部分，也正是這份如幻似真，虛實交錯的美感。這樣的覺察，無疑可說是脂硯齋在評點《紅樓夢》的過程之中相當重要的發現之一。若以敘事理論的角度觀察，脂評對於《紅樓夢》所進行的考察，基本上提供讀者對於文本深層結構的

<sup>11</sup> 《敘事學》，頁228，胡亞敏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武昌，西元1994年五月。

<sup>12</sup> 同註十，頁30。

<sup>13</sup> 同前註，頁30。上文中「持」恐為「特」之筆誤。

<sup>14</sup> 同前註，頁191。

<sup>15</sup> 同前註，頁191。



一種思考向度，在文字的表層敘述下，小說的虛妄性反而成爲一面反射真實的鏡子。只要讀者用心觀看，便能發現其中「以假喻真」深層結構。脂評對於《紅樓夢》具有其深刻的體會，這樣的體會與曹雪芹在創作過程中賦予其小說的藝術性及意義性，確實是兩相契合的。

## 2、脂硯齋對《紅樓夢》之女性角色考察

脂硯齋除了對於《紅樓夢》所呈現之「真」與「假」的本質具有深刻體會，同時，對於小說中所呈現之人物亦作了相關考察。前文曾提過，葉朗之《中國小說美學》曾對脂評中所評論的人物典型之意義進行考察，葉朗認爲脂評所樹立的人物批評，主要有幾個方向；一是典型人物的理想性，並以脂評探討賈寶玉之人物形象作爲其對象加以說明。其次是小說人物的複雜性，即成功小說人物要到達所謂的「真正情理之文」<sup>16</sup>，而非一蓋「滿紙羞花閉月之字」<sup>17</sup>。最後是人物形象的缺陷美，也就是「真正美人方有一陋處」<sup>18</sup>。這樣的考察在脂硯齋評點小說人物的行文來看，確實是有跡可循的。而同樣考察脂硯齋評點小說人物之研究，尙有張曼娟之《明清小說評點研究》<sup>19</sup>及駱水玉《紅樓夢脂硯齋評語研究》<sup>20</sup>，其切入角度皆著重脂評對《紅樓夢》之人物整體性考察。本文將試以甲戌脂評本爲對象，探究其對《紅樓夢》所呈現之女性形象塑造的批評與觀察。

誠如脂評所言：「畫神鬼易畫，人物難寫」<sup>21</sup>，小說人物的複雜性與深刻度是小說藝術成敗的重大關鍵。《紅樓夢》的角色繁多，其中又以女性角色居要。脂硯齋在評點的過程中，對於小說中女性形象的思維與觀察主要呈現出兩方面的觀察。一是人物外在所表現出的情態，其次是人物內在所蘊含的心理世界。情態的表現方式主要在「語言」及「動作」。而內心理世界的呈現主要在於人物的思考。

<sup>16</sup> 同註一，頁277。

<sup>17</sup> 同註十五，頁15。

<sup>18</sup> 同註十六，頁285。

<sup>19</sup> 張曼娟之《明清小說評點研究》第六章，頁282，博士論文，東吳大學中文系。

<sup>20</sup> 駱水玉《紅樓夢脂硯齋評語研究》，碩士論文，台灣大學中文系。

<sup>21</sup> 同前註十七，頁116。

甲戌本脂硯齋對於女性人物的看法基本上與《紅樓夢》作者所呈現思考相近。事實上整部《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處處皆可見脂硯齋與曹雪芹同聲一氣的文學觀。曹雪芹對於女性形象的觀察具有其獨到的思維，曾借小說人物之口批評所謂的「才子佳人」小說。而脂硯齋在這方面所抱持態度與觀點，基本上與曹雪芹並無二致。甲戌本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曹雪芹描寫賈雨村初見甄家丫環時的樣貌，脂硯齋這樣說道：

**更好，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歎近之小說中，滿紙羞花閉月等字。<sup>22</sup>**

這一段批語包含了兩個概念，一是「情理之文」，也就是小說情節的合理性。其次是人物的創造性。並且這樣的人物創造性，是強調女性形象的創造性。「閉月羞花」是才子佳人小說中典型的女性人物塑造方式。這其中包含了傳統父權強加賦予女子柔弱溫文的意識型態。脂硯齋所批評的女性形象塑造，主要集中在小說裡日趨僵化的女性形象，並且，這種女性形象思維，是以男性期望為中心的角色塑造方式。甲戌本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楊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寫黛玉出場之景，脂批說道：

**如此敘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歎者近小說中，滿紙班昭、蔡文君、道蘊。<sup>23</sup>**

脂評在這裡批評了傳統才子佳人小說塑造女性形象的觀念，企圖以單一而刻板的女性形象塑造，概括整體。這樣的結果，造成小說中女性形象的刻板與侷限性，不是滿紙的閉月羞花，就是班昭道蘊這樣的才女。類似這樣僵固的女性形象思維，一方面導致人物的扁平，另一方面更加彰顯父權社會主導下的文化教養對於女性的期望。女性角色被置放在單一模式的框架之下，形成了才子佳人小說中傳統刻板的女性角色塑造。而當這樣的女性塑造被不同時代廣泛的群眾所接受時，既定的女性角色模式又將反過來成為女性守則的教條。脂硯齋以其創新的觀

<sup>22</sup> 同前註，頁14。

<sup>23</sup> 同前註，頁25。

點批評了小說中女性塑造的舊模式，這樣的舊模式，基本上是以傳統才子佳人小說的女性角色塑造作為基點。《紅樓夢》以其獨特的觀點，重新書寫塑造女性之形象，企圖顛覆才子佳人小說以男性為主導意識的女性角色思維，而脂硯齋在批評的過程中，同樣察覺到與曹雪芹相近的人物創造性。同時以實際的批評支持認同曹雪芹在《紅樓夢》所呈現的藝術視域。此一藝術視域，即是針對女性角色所作的重新探討與重新塑造。

落實到小說中實際的女性角色批評來看，我們可以試著檢視脂硯齋在批評《紅樓夢》中重要女性角色時所呈現出的批評與觀察。以王熙鳳為例，《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第二回寫王熙鳳初次出場未聞人先聞聲的景況，脂評批到：

另磨新墨，拈銳筆特獨出熙鳳一人，未寫其形，先使聞聲，所謂繡璠開，遙見英雄俺也。<sup>24</sup>

《紅樓夢》以不同的方式描寫女性形象，使之呈現出有別於傳統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單一刻板形象。脂硯齋注意到了曹雪芹在塑造女性形象時的創意與用心，賦予了小說中女性角色的新意義。這樣的新意在於跳脫舊式才子佳人小說的角色塑造模式，進而創造出更複雜與深刻的人物靈魂。王熙鳳是《紅樓夢》中女性角色塑造形象十分特出的一個人物，曹雪芹在他身上所寄託的女性形象觀察，從本質來說，確實突破了傳統才子佳人小說的既定模式。王熙鳳不像賈府中其他未婚的女性，專注於個人情感的終極歸屬。她擅於權謀，對於大家庭中複雜的人事有著獨到的手腕與處理能力。她與父權機制文化下要求女人「閉月羞花」的溫柔婉約大相逕庭。王熙鳳的聰明與才智不是用來服侍男人的，而是用來掌控與牟利。在賈府這樣人事複雜的環境中，她是唯一具有「雙性同體」<sup>25</sup>這樣特質的女性角色。在這樣的女性身上，脂硯齋看見了曹雪芹賦予角色「英雄」的質感。並肯定

<sup>24</sup> 同前註，頁38。

<sup>25</sup> 「雙性同體」之思考為女性作家伍爾芙所提出，認為男人或女人事實上是互具兩性特質，而非單一陰柔或陽剛。轉引自《女權主義文論》，頁44，張岩冰著，山東教育出版社，濟南，1998年初版。

曹雪芹撰寫這個人物時的精準筆力，說他「第一筆阿鳳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sup>26</sup>。以側面描寫聲音表情的方式，使得小說人物躍然於紙上。又如第二回中，賈母與鳳姐開玩笑，說她是「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sup>27</sup>，脂評在一旁夾批：

阿鳳嘆聲進來，老太君打諢，雖是空口傳聲，卻是補出一向晨昏起居，阿鳳於太君處承歡應候，一刻不可少之人，看官勿以閒文淡文也。<sup>28</sup>

《紅樓夢》以側面的方式清楚交代小說人物之間互動和微妙的關係。藉著王熙鳳這樣的角色突出女性於才子佳人小說之外的複雜性，並於行文間以細部的對話掌握人物的性格及相互之間的關係。這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用心經營的部分。脂硯齋肯定了紅樓夢這方面的人物描寫成就，同時亦提醒身為讀者的我們不可忽略這樣的文本線索。甲戌本第二回中，脂硯齋曾這樣評到：「試問諸公，從來小說中，可有寫形追像至此者。」<sup>29</sup>。曹雪芹對於女性角色的塑造具有其創新意義，而脂硯齋的評語則細緻的察覺到這個部分，並且給予了《紅樓夢》中女性角色所呈現創新性一項正確的評價。

### 3、論小說藝術的「真實性」

除了對於女性形象的探討之外，小說的虛構性與真實性也是脂評中討論的問題之一。若以小說類型的角度來看，《紅樓夢》基本上是一純粹虛構性的小說。它不似其他以歷史或鬼神信仰作為主要創作根源的古典小說，具有其一定程度的可考性。回歸到小說的本質來說，小說本來就不是歷史，即使歷史性再強的「歷史小說」，充其量也不過是一本小說，絕不可能成為歷史的真實。換句話說，在詮釋小說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小說中所進行敘述，無論就其本質或形式來看，都無法等同於歷史所發生的真實。虛構就是虛構，無論作者將小說

<sup>26</sup> 同註二十四，頁39。

<sup>27</sup> 同前註，頁39。

<sup>28</sup> 同前註，頁39。

<sup>29</sup> 同前註，頁39。

中的事件發生偽裝得如何接近真實，虛構性的小說依舊永遠無法取代現實世界的「真實」。

脂硯齋在評點《紅樓夢》的過程中，曾經多次論及這樣的問題。小說的真實既不等於現實之真，那麼小說藝術的真實性在於何處？倘若我們無法以考證歷史的方式對小說進行解讀與研究，那麼我們究竟要以何種方式來評斷小說藝術的「真實性」呢？脂硯齋在批語中提供了一些鑑定小說藝術真實的思考。甲戌本第二回，描寫黛玉初次入府，眼見賈府的陳設擺置。脂硯齋評到：

此處則一色舊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歎近世之小說中，  
不論何處，則曰商虞周鼎，繡纈朱簾，孔雀屏，芙蓉褥等字眼。<sup>30</sup>

小說反應現實之真，在虛構的基礎上，必須以活絡的方式完成其藝術性。脂硯齋批評缺乏創新的情境營造，對於傳統小說中寫富貴一概「富麗堂皇」的刻版模式進行批判。甲戌本第八回〈薛寶釵小恙梨香院 賈寶玉大醉絳芸軒〉中描寫賈母與眾人看戲一段，脂評批到：

敘事有法，若只管寫有戲，便是一無見識面之暴發貧婆，實寫『隨便』兩  
字，興高則往，興敗則回，是世代封君正傳。<sup>31</sup>

脂硯齋注意到了小說中所呈現的藝術真實性，不在於它是否為「事實」，而是在敘事的過程中，如何更加逼近小說人物所呈現的真實。《紅樓夢》不論在對於人物或情境的主客觀描摹上，皆以突破的方式達到小說藝術的創新。而這樣的創新性，更提供小說作為藝術的自由與彈性。在合於情理的範圍之下，達到逼近真實的藝術效果。而人物的塑造，更可見小說可否呈現出藝術之真的功力。《紅樓夢》在人物塑造這方面可說是特出的，而脂硯齋亦肯定曹雪芹在人物塑造上所表現出逼真的小說藝術之「真」。甲戌本第十六回〈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一回中，曹雪芹寫秦鍾臨死之際鬼判來拘，脂硯齋批到：

<sup>30</sup> 同前註，頁43。

<sup>31</sup> 同前註，頁114。

如聞其聲，試問誰曾見都判來？觀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來調侃世情，固深  
然遊戲之筆墨，一至於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sup>32</sup>

只要達到「如聞其聲」，那麼即使是真實世界中不存在的人物，在小說中，就能算得上是成功的摹寫人物。脂硯齋注意到了小說中藝術性的真實，並不等於現實世界的真實，而是有其強大的虛構性。這樣的虛構性必須反映出現實之真，並且要以創新的角度完成。寫情景不可是陳腔濫調，寫人物不能是單一而扁平的，而《紅樓夢》的藝術成就，無論是在人物塑造，或是小說情境的描寫，都達到了脂硯齋所要求的標準。從小說的虛構性的本質來看，《紅樓夢》確實以其獨特的創造力造就出一個反應現實之真的藝術情境。脂硯齋觀察到了這一點，在批語中時常提及《紅樓夢》中所呈現出的「畢真」。這樣的「畢真」效果，基本上指的是小說的情境及人物刻畫。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脂硯齋對於《紅樓夢》的評點，不單只是個人閱讀的抒發，同時還包括了小說批評的客觀性在內。

#### 肆、結論

小說評點長期以來不受重視，文學評論發展史對於小說評點的部分提及的很少，有時甚至直接略而不論。這與小說評點較無嚴整章法的形式有關。然而小說評點作為一種觀察，對於文本的考掘不能說毫無意義。它所提供的小說欣賞視域，自有其獨特之價值。考察一般文學史的觀點，如劉大杰之《中國文學發展史》，葉慶炳之《中國文學史》，無論是以馬克思批評觀點作為立論基礎，或是以社會學角度進行文學考察，忽略歷代小說評點對於古典小說文本進行考察所獲得的成果，幾乎可說是一個絕對的現象。甚至，在小說專史中探討小說藝術時，完全漠視前人小說評點之觀察，這樣的情形也是十分常見的。然而純粹以西方小說理論來探討古典小說或針對古典小說進行分析，真的能完全概括古典小說的藝術規律

<sup>32</sup> 同前註，頁117。

嗎？這一點恐怕是十分值得懷疑的。忽略中國小說評點對於古典小說藝術視域的考察，基本上是一種文化偏食症。這樣偏食的結果，將導致傳統小說評點的美學視域，逐漸消亡。倘若我們試著以新的方式詮釋小說評點，進一步釐清小說評點諸多觀念；那麼，傳統的小說評點，應當也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可能性，提供我們在對古典小說進行詮釋與分析時，不同時代的小說美學視野。

甲戌本脂硯齋評點是《紅樓夢》評點最早的一個版本，它所呈現出對《紅樓夢》的觀察，基本上仍具有其獨到見解，無論是對《紅樓夢》中所呈現之「真實」與「虛妄」的深層結構探討，或是女性角色的批評，脂硯齋與《紅樓夢》的關係，就如同脂硯齋自己所言的「一芹一脂」，是字字血淚，密不可分的。以時代的眼光來看，脂評確實也提供了許多具有價值的小說文本觀察。小說評點不像許多詩論批評或是文論批評，一開始便有成爲「理論架構」的強烈企圖，因此，我們根本毋需以嚴格的文論形式標準來批評小說評點這方面的不足。完全以理論形式的判準全面否定小說評點的價值，在態度上似乎過於失之偏頗。與其如此，不如回過頭來檢視小說評點對於古典小說所進行美學觀察，客觀而公正的給予小說評點應有的價值判斷，透過對於小說評點的理解，進一步考察古典小說的時代義涵，並藉此發掘古典小說在不同時代所呈現出的不同意義和面貌，進一步釐清諸多關於小說文本的問題。

## 【參考書目】

- 《紅樓夢》一～六冊 曹雪芹著 金楓出版社 1987年五月
-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胡適紀念館出版 民國65年
- 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上中下三冊 里仁出版 民國65年
- 《紅樓夢藝術論》(甲編三種)王國維、林語堂等著 里仁書局 民國73年1月
- 《紅樓夢藝研究》 本社編輯 台北成偉出版社
- 《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陳慶浩編 聯經出版社 民國75年10月
- 《微觀紅樓夢》 王關仕著 東大圖書 民國86年1月
- 《紅樓夢研究》 朱淡文著 貫雅出版社 民國80年12月
- 《紅樓夢研究》 俞平伯 里仁出版 民國86年4月
- 《紅樓夢的語言藝術》 周中明著 里仁出版 民國86年12月
- 《清代小說史》 張俊著 浙江古籍 1997年6月
- 《中華文學通史》第四卷 張炯等編 華藝出版 1995年
- 《中國人情小說通史》 齊裕焜等編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年
- 《中國小說美學》 葉朗著 里仁出版 民國76年6月
- 《小說美學》 陸志平等著 五南出版 民國82年11月
- 《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 傅隆基編 華中工學院出版 1985年
- 《晚清小說理論研究》 康來新著 大安出版社 1986年6月
- 《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 王先霈等著 花城出版社 1988年10月
- 《敘事學》 胡亞敏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 1994年
- 《敘事學導論》 羅鋼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 《女權主義文論》 張岩冰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8年
- 《女性主義思潮》 羅思瑪莉著，刁筱華譯 時報出版 1996年